



◆閻學敏表示，現時民衆對中樂有了更高的觀賞需求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

分享

新時代 新挑戰 觀眾對中樂需求有變

香港回歸祖國以來，閻學敏觀察到社會大眾對於中樂的認識和需求都在發生變化。他記得剛加入香港中樂團，曾聽早入團的同事回憶，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中樂演出遠沒有那麼頻繁，往往一個月才有一場。「那時中樂團剛剛成立（1977年），人沒有現在多，曲目也沒有那麼大型，排練進程也比較緩慢。好處是有時間慢慢磨練，在吳大江時期，因為演出少，觀眾需求大，所以幾乎場場滿座。」需求大的其中一個原因，是當時很多移民由內地來港，離鄉別井之下，中樂就如同鄉音。如果說回歸前，香港人欣賞中樂，是一解鄉愁，是愛國情懷的一種抒發；那在近二十多年來，隨着中樂在本地更加普及，民眾對中樂的認識愈發細緻深入，也就有了更高的觀賞需求。「再加上現在各式各樣的演出太多了，還有電腦與手機，各方面的文化資訊非常多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反而分散了觀眾。」在閻學敏看來，觀眾需求的轉變無疑為藝術家們提出了新的挑戰。創作要更加專業化和精細化之餘，在普及的基礎上加深與觀眾的連接亦很重要。

難忘香江不了情 鼓樂大師 閻學敏



◆閻學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



鼓樂大師閻學敏匯通中西，既擅長中樂，又對西方敲擊樂爛熟於心，從當時的中國中央樂團（現中國交響樂團）到香港中樂團，敲擊生涯已達60餘年；其間作育英才，為內地與香港的敲擊樂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。

正值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，閻學敏向記者講述他與香港和鼓樂之間的不了緣。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



◆閻學敏在中樂團大師班中給學生講解。 香港中樂團供圖

培育藝術人才 桃李滿天下

在鼓樂上探索不輟外，閻學敏數十年來亦為香港鼓樂界培養了不少人才。他回憶道，1982年剛來香港時，香港鼓樂的發展可以說是一片荒蕪，「沒人學沒人打沒人教」。「第一，打鼓無法維生；第二，沒有鼓，普通學校中都沒有備鼓；第三，沒人教。當時的專業樂團，一個是香港中樂團，一個是香港管弦樂團，連香港小交響樂團都還沒有。港樂中三個敲擊樂手，兩個是外國人，一個是北京過來的；香港中樂團，樂手也是來自各地，不是香港本土的。在當時的香港，去學鼓，怎麼找生活？」1984年，香港演藝學院成立，鼓樂才開始逐漸實現專業化。而閻學敏，由1986年起就開始在演藝學院任教，至今一教就是36年。現時中樂團的敲擊樂手，大多是他的學生，或者學生的學生。現在在香港各個學校也開始普及鼓樂，開了不少鼓樂班，「什麼人去教呢？我的學生。」閻學敏笑道。桃李滿天下，閻學敏坦言感到安慰，「有這樣的結果，我覺得自己對於香港在鼓樂方面的發展，可以說是作了一點貢獻。」由2020年起，香港中樂團更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合作，開始舉辦國際中國鼓樂評級試，進一步為鼓樂的職業化設定國際化標準。鼓樂這棵大樹，未來枝葉會更繁茂。



◆香港中樂團於2003年沙士後創辦「香港鼓樂節」，閻學敏敲響直徑3.47米的大鼓。 香港中樂團供圖

懇為鼓樂育人人才

中學的一個暑假，成為閻學敏的人生轉捩點。

那天，他和同學打完球相約去游泳，在巴士站碰上校長，得知有中央樂團的人來學校講解招生，他和同學就去聽講。原來，樂團正招收學員班，挑選好苗子，培養成為樂團未來需要的藝術專才。後來的招生考試，全國僅報名就有3,000餘人，到了參加面試時剩下1,000人，最後卻只錄取了32人。閻學敏過關斬將，以14歲的年齡成功獲錄取進入中央樂團附屬音樂學校，專修西洋敲擊樂5年後，成為僅7名被正式錄取的樂師之一，正式加入中央樂團，擔任敲擊樂手達22年之久。

1982年，閻學敏移居香港，1984年加入香港中樂團，從此開始藝術事業的新篇章。現時他退下演出前線，擔任香港中樂團樂隊學院常務副院長，管理樂團事務之餘亦繼續為鼓樂培養人才，在中樂界可謂是桃李滿天下。

難忘香港歷史瞬間

說起與香港的緣分，在閻學敏的講述中，個人情感重疊着時代印象，有很多難忘卻又令人忍俊不禁的瞬間。

1978年，閻學敏第一次來香港。當時文革結束，內地組建了150人的中國藝術團前往美國演出，進行文化交流，閻學敏被選中前往。「去了一個多月，大概去了5個城市，離開美國就到香港演出，然後去澳門，再回北京。」

在香港，演出安排在新光戲院，中間卻很突然地加插了一場在香港大會堂的演出。「那是一個很短的演出，大概1個鐘頭。那個時候還沒有內地的團到香港大會堂演出，港英管治時期是不給的，內地劇團來全部是在新光戲院，不給去大會堂的。我們是首個，也很意外。而且演出時間也不是正常時間，安排在下午4、5點鐘的時候，沒有海報，也沒有售票，也不知道是什麼人在下面看。」整個過程鄭重又神秘，現在想來卻也是某種里程碑式的事件。

閻學敏當時之行對香港的印象，「沒有太多印象，」他大笑道，原來當時一行，如同現在的「閉環管理」，出了機場，就被巴士送往摩星嶺山上的住所，團員不能私自外出，親戚朋友來訪也要提前申請。演出時則直接坐大巴到新光戲院，完了之後回住處，沒有什麼和外界接觸的機會。「我倒是出過去一次，是因為要幫中央樂團買樂器。」於是短暫走過灣仔街頭時所看到的往來人潮，便是閻學敏眼中的香港了，若要說還有什麼奇怪的印象，那可能是鬧市中的殯儀館。「因為出了新光戲院巴士走渣華道轉彎就看到香港殯儀館，覺得好奇怪啊，這麼熱鬧的地方怎麼有殯儀館？」他笑着回憶。

1982年移居香港，練粵語，找工作，1984年加入香港中樂團發展藝術事業，閻

◆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，閻學敏在中國中央樂團（現中國交響樂團）任職敲擊樂師。 受訪者供圖



◆閻學敏在《永恒的羽翼》音樂會上演奏。 香港中樂團供圖



演出，就讓業界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那是1987年，樂團到北京參加首屆中國藝術節，演出吸引了許多業界專業人士前來觀賞，香港中樂團現任藝術總監閻惠昌當時也在觀眾席上。閻學敏憶及，當時的演出，的確讓內地業界大開眼界，「覺得中樂還能這麼做！」甚至有評論說，香港中樂團與內地民樂團之間大概有二十年的差距。「現在，內地進步飛快，差距當然慢慢縮小。我們如何可以繼續保持自己的獨特性和領先的地位，是需要不斷的努力。」

學敏開始真正感受到這城市的煙火氣。之後的40年，他融入這城市光影中，也見證了數個歷史性時刻。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，自然是其中濃墨重彩的一個。

1997年6月30日晚，在添馬艦舉行的象徵英國對香港管治結束的「日落儀式」中，香港中樂團正是其中一個表演團體。閻學敏笑言「大場面見得多了」，當時並不覺緊張，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天氣的突變。當時他的鼓剛好立在遮棚的邊邊，誰知天降大雨，雨點不停落在鼓面上擊打出聲音，「這麼隆重的儀式，真是……」他苦笑，而他早前去歐洲演出時在西班牙買的一對新皮鞋，當晚也泡濕在水中宣告報廢。演出結束後回家，他記得從家裏騎樓望出去正是海旁，可以看到彭定康所搭乘的船緩緩開過。一個時代就此落幕。

香港中樂風格 驚艷內地

香港中樂團被譽為「香港文化大使」，閻學敏又如何看待香港中樂團與內地民樂團的不同？他回憶第一天到香港中樂團找工作，就感覺到其不同的風格氣質，「從聲音、音準到感覺，都非常大不同。感覺是，噢，這麼好聽，聲音這麼和諧，這是第一印象。」其後他加入中樂團，對當時藝術總監吳大江的藝術風格留下深刻印象。「他要求很嚴格，卻不保守。」他說，「我們有內地傳統的曲目，也有香港本地的作品。很多香港作曲家是搞西樂出身，寫的東西介乎中西之間，那種融會的感覺，讓我耳目一新。」事實上，香港中樂團稍後第一次到內地

在閻學敏看來，香港這塊福地所帶來的觀念的開放性和制度的現代性，讓香港中樂團有着獨樹一幟的氣質。而回歸後，特別是2001年樂團公司化後，其對中樂的探索更趨靈活與專業。

「以前，香港中樂團有個好處，我們可以委約作品，請不同的作曲家為我們寫曲子，然後付給作曲家版權費。這在那時的內地很少有，一來沒有這樣的制度，他們大多是舊曲重新演繹；二來當時內地對版權的意識也沒有那麼清晰。我們有好的委約制度，也有預算，也願意將錢用在刀刃上，這才積累了這麼多好的作品，有些經常被我們帶到全世界演出，成為了我們的保留曲目。」除此之外，樂團面向全球廣納人才，又多年持續對樂器進行改良，在中樂的專業化上持續鑽研。

「樂團的產品是聲音，這就是我們要鑽研的。有作品，有人才，還要有『架構』才行，然後再要加上管理。」閻學敏說，今年香港中樂團邁入第45年，這一路走來並非風平浪靜，更覺得現代化管理的重要性。港英管治時期，香港中樂團隸屬市政局，在政府架構中限制多多。「直到2001年公司化後，雖然政府在財政方面有資助，但我們自己獨立管理，沒有以前那麼鄉手鄉腳，可以更加按照音樂發展的角度，用專業的方式去處理問題。」